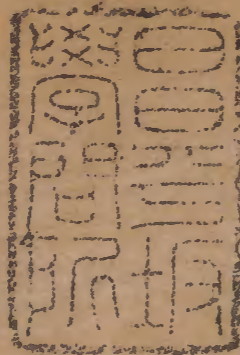


釋海

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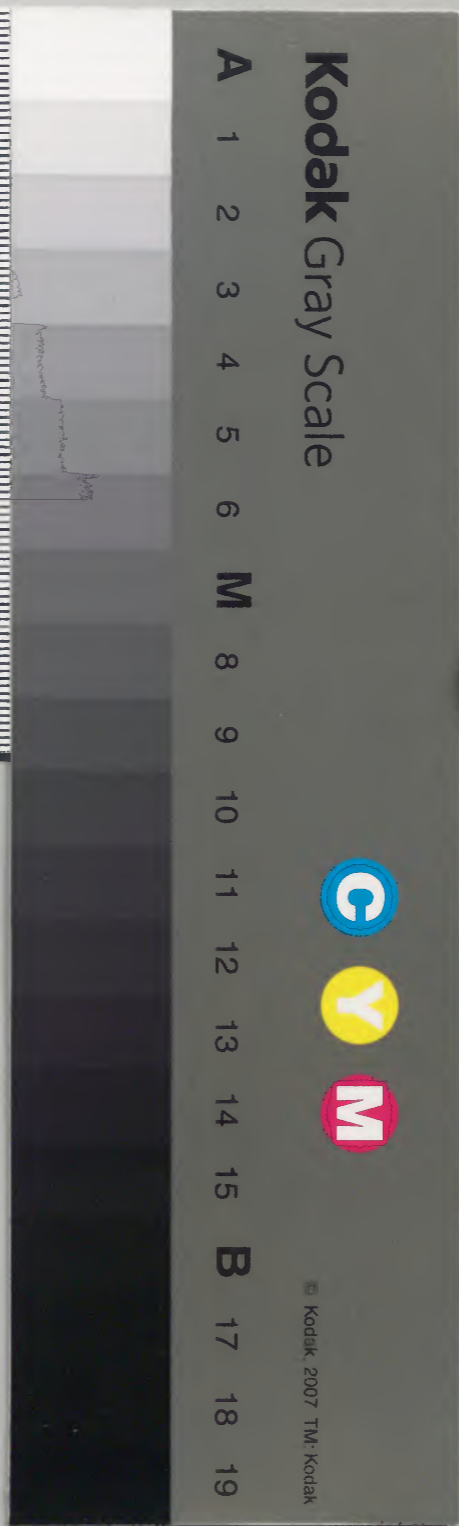


東坡志林七三十二

					漢書門
			三一五七		
		三四			
		一〇			
100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七〇函	一〇冊	三一五七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44)
函號	370	44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七

明會稽商濬校

三十年餘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

一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

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王既為樊若水所賣舉

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

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跋陳後主詞

僕責居黃州鄭元興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

軸求僕字云有故人孟訪者酷好君書囑我為求

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自善用筆洒然雖僕
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熱甚殆不可阻後數日適
會中秋僕與客飲酒江亭上醉甚乃爲此數字時
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紙乃絹也然古者本爲絹
紙近世失之君乘簡中云孟倅之子本謂河陽倅
也而僕誤以爲姓鄭也子瞻雖醉甚亦是川若
荔鮮故態視絹爲紙以鄭爲孟適當子瞻看朱成
碧時耳此公胷中落落決不至如劉儀同訪同舍
見其子猶不悟也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
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
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旣畢進御上
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
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
殿微聞環珮搖聲

予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
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
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

以修不賊其牛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
招之詩固善諷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
車轍馬迹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
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
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
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
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

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
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
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
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與次公同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言
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
贈李師詩囑予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

一日東坡居士記

唐雷氏琴自開元至開成間世有人然其子孫漸志

于利追世好而失家法故以最古者為佳非貴遠而賤近也予家有一琴其中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雷家記八日合未曉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廬山處士崔成老彈之以為絕倫云元豐六年十月初四日書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棋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足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惧公竒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竒之餽以一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臆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飮軟熟真堪玉筋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予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啣其址見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三寵散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此說爲近之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皆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

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在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遇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某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名不知可否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
 僕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
 所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
 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
 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
 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
 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
 頗有祿仕者

章奮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

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
 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遊青
 城濯足水中奮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土寧
 荅曰手持東岳寄來書奮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
 未幾奮果死其子襁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
 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
 常見予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
 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

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
曰何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

七言之備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
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
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蒼波萬古流不盡
白鶴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
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
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
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世人見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
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
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
求之豈可得哉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
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歸去來辭
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
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馬紀夫人見大練乃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餓民何

卷五既盡
此說宜明

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未
叔嘗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
織能得多少

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
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
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
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
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銜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
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為
得此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實不過軀
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
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
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
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東坡志林 卷之十一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
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
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
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
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
夢見淮陰使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
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笑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為一室獨
蜀人為同墳而異葬其間為通道高不及眉廣不

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
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甃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
去之其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為壽室追為先人墓
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壙而異墳君實謙以
為已之文不敢與歐陽公同藏也東漢壽張樊恭
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
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蓋古亦
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
之葬最為得禮也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祐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
丞給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
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
人為列自天子至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
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
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
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也予按說文侑從人侑聲
侑許吃切侑從肉口入聲其解云振也八無緣為侑
之聲疑古文從人從肉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
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已應三疊
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
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乃
知唐本三疊盖如此及在黃州偶得樂天對酒云
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
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
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

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
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
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
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
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
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為鬼也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
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

蟠桃弃其核於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
子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
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
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嘿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
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
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
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
疾苦非吾之所怖也予曰有行乞於道偃而號曰

東坡志林 卷之八
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
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於小
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
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
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
慧而實痴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七終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八

明會稽商濬校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
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過之後復有
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趨夢此四者猶有彷彿
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
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
年八月五日書
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

性嗜鱻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
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鱻蛤者皆
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
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以親經
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
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
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
張永北伐魏未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
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

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
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
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
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予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泣字韻
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風之季常既不復殺
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
此語使人悽然也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

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
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
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
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
也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荆其略曰玄鳥污幕
而不被害鳥隼遠舉或以致死矐彼梁魚逡巡倒
尾沉吟不快忽焉失水嗟乎魚鳥與萬世而不悟

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
將窺我嘖感而去東之意蓋曰以魚自觀萬物不
悟其非也我所以知魚鳥之爲非者以我不與魚
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
之所爲亦如我之觀魚鳥矣東得道異人也世俗
不曉其語故粗爲說之戊寅八月八日讀隱逸傳
嶺南天氣卑陋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
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
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

知壽天元定習而安之則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續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間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螻蟻帳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

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乃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謹書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某恭書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延壽乎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願爲目前檢言願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虱之處裋中乎游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裋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之處於襠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裋中乎此阮籍之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耳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巾之間者也安得裋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

近世筆工不能經師匠妄生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予不久行當致數百枚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毫坡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紐紋治事

堂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為殊絕孰為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也歟

道士某人而欺主人旁若鄰座廁在元放之席已自厚顏傾西王母之盃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酸予作蜜酒格與真水亂每米一斗用蒸餅麵二兩半餅子一兩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餅麵一兩釀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斗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麴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為佳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鷄為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有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左右有泣下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以為誦也知之者以為風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

侯鯖錄載
此條乃山
谷語

來殿閣生微涼惜乎宋玉不在傍也

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都撥心

麵作槐芽温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

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

水烹會坑鬪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

前後賦亦足以一快也

侯鯖集同

青天素月固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

綴乃知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苦廬屋

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

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

與客來陽為羨盡轅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

有羨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

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

其子信為侯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

不置轅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盃之語

乎

東坡志林 卷之八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乎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

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于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生臧事病死免穆生遠引于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于旣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提書去人丈餘迅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然後知平時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退之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唐末五代文章藻麗字畫隨之而揚公凝式筆蹟獨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要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當為本朝第一

荼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鴈花杏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宗衆議評花如此呂穉卿言芍藥不及牡丹者以重耳戴芍藥一枝比

牡丹三四花間猶當着數品盖有其地而無其花譬如荔子之與溫柑也耶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宿怨布帛爲租吏當奸盜皆非明王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

繫獄三日詔出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曰今得譴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一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於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卽同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宮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日偶讀後漢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旣引罪

東坡志林 卷之八
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強立
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
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後必不甚進用為莫大之
禍也悲夫

已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
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
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
關熟寢已再軒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
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
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八終
去病為城蹴鞠此正不學古兵法者之過也厚
言當乾及此紙耳
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言菜之語無以然
首自寫數字其意不關王拙但恐人字得無不
是不學亦不可不贈書

東坡志林 卷之八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八
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何等為禍蓋以而不悅後必不甚遠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已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可修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安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處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寒舍中燈剔然寢已再許矣奴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不快陰昔未必計大魚也釣魚無得更欲遠去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九

明會稽商濬校

杜幾先以此紙求予書云大小不得過此且先於卷首自寫數字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大字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耳

去病為域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者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

東坡志林 卷之六
不過數句卽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
近日比舊如何僕荅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
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云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
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
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旣高又輔以篤學其
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
爲明之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
徃徃謙讓不肯主盟徃年予嘗戲謂君謨云學書
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頗諾以爲
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覺如何哉
僕寓吳興有游飛英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窻幽更妍
盆中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
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荅問
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
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

何足實告哉

從召南之教其志固可嘉空冀北之群所懇宜不允
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
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社鬼聽之若不賽
者俾墜其師無克復國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
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
二蛟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
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

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
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
指螺文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
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
如虎豹者有口鼻眼處以為祥石之長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
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鑿而聾遂往
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
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

東坡志林 卷之六
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
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
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
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
看水流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歸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
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常蘇州有言書後
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
也予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

郭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之中子也慷慨奇士博
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四
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
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
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
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
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
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

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步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柳仲舉自共城來傳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隣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司馬懿謂曹爽拒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呂布既擒曹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富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者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何言智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書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

東坡志林 卷之九
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予謫
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徐州對月
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
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
爲古人哀哉

久在江湖間不見儔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
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
底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也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
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
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
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
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悻直又甚於退之也
與郭生遊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
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
夫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
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
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

漢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
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
死草野非朽項黃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見
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
江湖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
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
寥子病求醫於湖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
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
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
肆矣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爲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
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
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爲事殆過於
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
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

東坡志林 卷之九
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插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而曰聽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

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是詩者辭氣殆是李謫仙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也

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荅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

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
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
而子厚尤不足觀二人當有媿於斯文也耶元祐
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黜旣而復得爲民借小字軍人
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轎子聞者
爲之絕倒

人間無酒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
雖然無交涉其柰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
是予奉使闕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一日沸湯煮浮
水面者以新竹箬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
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細
末耳拌勻每日早取三錢已著口中用少熟水攪
漱仍以指如常法熟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
以漱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

贈米元章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
舛缺奇異雖經其祖文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

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杜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俚俚然者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魄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

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中葉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蹇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

東坡志林 卷之九
無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今日廟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新書不禁殺狗問其說出於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禁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况可殺乎

予在東坡嘗親執鎗匕煮魚羹以設客客未嘗不稱善意窮約中易為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厭水陸之品今日偶與仲夫賦王元直秦少章會食復作此味客皆云此羹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所能彷彿歲莫寡欲聚散難常當時作此以發一笑也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

堯時諸侯滿天下桀之時大辟徧四海也

重複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

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

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

又記魯直語云治目當如治民治齒

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

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

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

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

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

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為

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

友往問之側身歎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

曰此行豈可復啖名哉雖其平生談諧之餘習然

亦足以見其臨死生而不亂也

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

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

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

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慾而宗嗜酒帝曰財慾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稍一節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卷之九終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

明會稽商維濬校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往都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草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

東坡志林 卷之十一
託於孝先真偽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端午日未出於艾中以意求似其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効勿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復何疑耶

司馬長卿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詩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爲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迺復

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

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費三桓不疑其害已也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於商旣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納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放太甲而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

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異詞哉元祐八年讀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終篇皆委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一王之罪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云歲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口無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龕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卽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其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近讀本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

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恠者公笑不荅。久之曰。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朕無用。

此冠以與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蚤。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葍根。客喜食之。手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懷思。久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東坡志林 卷之十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
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
者

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閑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
以白爲尚墨以黑爲勝予旣不能校則以茶校墨
以墨較茶未嘗不勝也

真松煤遠煙馥然自有龍麝氣初不假二物也世之
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
數合弄筆之餘少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

復飲則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
雪如風中雲如群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
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
作庫頭參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
作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
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
山山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

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元豐七年二月一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

自雪堂並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姥任氏墳

鋤治茶圃遂造趙氏園探梅堂至尚氏第觀老枳

偃蹇如龍虵形憇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中庵

乃歸且約後日携酒尋春於此

濫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

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饑思

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

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為烏鳶所食

柰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

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

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

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遊餘杭九鎮山訪大滌

洞天即郭生之舊隱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

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半

錄此

顏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

夭折使回更吃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世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墨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歛精白玉版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硯上研精白玉版上書凡墨皆敗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予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

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爲雪堂義尊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已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大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司馬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矣然

東坡志林 卷之十一
亦有同者。公曰：何謂予曰：竒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竇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又爲嬰、蚡起，又可一笑。

鳳凰翔于千仞，鳥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故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比。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也。游談之士，假以成聲。今以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有爲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之，未嘗不廢書太息也。嗟乎！英偉竒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

東坡志林 卷之十一
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
訕公者所在成市曾不數年忽若潦水之歸壑無
復見一人在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
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之棄以爲可以與於斯
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二人
者士之超逸絕塵者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
爲莫及也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
未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
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賤貴之歟少游之弟少

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
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
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
年然後出之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
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
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以六二化坎
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者其熱
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爲

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
輒生物如雲母故道士謂水金可養鍊為丹此固
嘗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况所謂玄者乎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
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
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
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
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
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究體也元祐三年十月十

六日付過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矣去後重修便當復
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合浦清樂軒書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
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
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
可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
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

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慈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見子邁幼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鬪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余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半載寒鷗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臨臯亭下八十餘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浴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

東坡志林 卷之十一
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
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作廁中婢曰
此客必能作賊也其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
中殆是無所知也

過惠之溪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
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
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礎石五丈不
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蹟數

十所謂佛蹟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
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
與過飲酒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

過東坡翁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
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
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出
曇秀來惠州見坡將去坡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
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

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書法華書裏頭有灾福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

杖屨所及鷄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在江

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矯

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

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石塔來別東坡坡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

立云遮着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

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觀音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

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

詛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

哉今改之曰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兩家總沒事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終

詰念贖音之六而對數善似本人限豈贖音之心
 善似本人東楚居士曰贖音慈悲音也令人盡與
 贖音聲云與詰音善藥與谷害良皆念與贖音代數
 何以容世間難難與首肯之有從於谷云若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一

明會稽商濬校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
 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
 無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問杜甫似何人仲
 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荅蓋與曩言會也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
 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
 予幼時嘗學於道士張簡易觀中伯祥與簡易往

來嘗見予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鄭君先輩知其俊敏篤學向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
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
亦再三傳語蒙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
卽喜况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使
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
他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
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

馬道士嗜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彼措大
得喫飯三昧也

今世真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礫而後成者以
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
芒所不能傷者乃是嘗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
信否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
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卽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
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雖不
然猶知強之於外此所以爲天性也

十六及第當以鳳唵風字大研與之請文甫收此爲
據十六及第却當以石碌天猊爲僕作利市

川紙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繙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
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及爾

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嘉事也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禪師常喜人
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

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能壞者五海月

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

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

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

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

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

墓所在曰我師昔有壽塔在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

師者葬之別墓旣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

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

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棄之尸
隨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辨者特
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
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
月十九日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東坡居士遷於惠州艤舟
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寔二十里至羅浮山入
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秦禪師卓錫
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

北三里至冲虛觀觀葛稚川丹竈次之諸仙者朝
斗壇觀壇上有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
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
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憇進士許毅來遊呼
與飲旣醉還宿寶積閣中夜大風曉壯甚有聲晨
粥已還舟憇華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
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人陳熙山中
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

東坡志林 卷十一
月復來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雨風且視東西有巨人迹五
是月某日眉山蘇某與男過來觀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
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
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
無虛士

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
初隋用黃鍾宮惟擊七鐘其五鐘懸而不擊謂之
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等吹
調扣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其肅宗時山東人
魏廷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之云大常樂調皆下
不合黃鍾請悉更製諸鍾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
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常律考之黃鍾
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是唐自肅宗以後政日急
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所謂下者乃
中聲也悲夫

此道以老聃佛語兼修之常自念此身猶如槁木豎

一作堅老定不動若復動搖一毫髮許即墮大地獄

如孫武令商君法有死無犯鄭大士所得輒與老

夫不謀而同乃知前生俱是一會中人也

妙總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

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獨好而折人過失然人

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

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

師之約嘗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

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

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

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

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

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

蘇州志林 卷十一
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予乃以明
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
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
游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
卓契願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
清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
來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
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
佛法詞辨蜂起夷僧莫能制又具得其情以告蓋
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愛文而
不流其爲人稱其詩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闍黎皆予監郡日所與往
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於久幾而不足也然
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看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遊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時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予意且為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

能詳也紹聖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明會稽高濂校

浮道士何宋一以其猶子為童子狀貌肥黑矮小

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

一丸系日之安之曰下之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一終

湘東留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獨念吳越多不
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表惠誠使歸
之致予意且為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
捐精世醜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先生書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二

明會稽商濬校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為童子狀貌肥黑矮小
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
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
之壯長非庸物也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
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
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

東坡志林 卷十二
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著此一轉語

王^素集外臺祕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惟
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兩調中
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茶了無干
涉薛能詩云麓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
又作鳥嘴茶詩云鹽損添嘗戒薑宜煮更誇乃知
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
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

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
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晉方技傳有^蕭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
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飲食
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
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
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須數步
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
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持

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炁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盖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况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勞其形骸為善也臨別以是告汝四月十五日

獻之遺予天台玉版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月石屏捫之曰微凸乃偽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可寶

樂天作廬山草堂盖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文甫好典買古書奇物今日自言已典兩端硯及陳

歸聖篆字用錢五千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只
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幸川僧悟清在傍知狀

王十六秀才好蓄予書相從三十年得兩牛腰既入
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分遺然緘鎖牢甚文
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疊石爲八行相
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
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
六十四絕絕正圍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予就

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恠也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
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
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到杭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
孤山下有石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
上壽隄竹極備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
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
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

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耳

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佳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

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者乃作惟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開看還能飽人否若是與興有好事

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令雙蓮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可也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余得之得之於公之子穀以

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旣爲作此數語

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能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語也

雲成老來雪堂日日晝寢會東坡作陂喧喧不復成

寐吾能於桔槔之上聽打百面腰鼓一畔齣豁且
喫茶罷當傳此法也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
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
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
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
可勝言哉予出入文忠公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
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
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

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
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
樂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
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
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
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
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

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
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
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
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之
曹操旣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德猶爲之經
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所殺程昱郭嘉之流固不
足數也孔文舉竒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建輒
中操病况肯爲用乎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
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卽温之才百倍於嘉
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勗士所
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父
子真穿箭斗筭而已終身不屈旣不可得而用其
可得而殺乎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紹聖二
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雕堂西閣向竹案上
睡久之忽驚覺已三鼓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書
視之則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
不復成字

斯之限似矣戰亦會不洩風不覺膏其如亦手燭
翻入之必謂學子三難矣茲既題題題題一冊書
辛十二日與容齋額甚論坐飄堂西閣同竹葉上
西掛而幾乎余以贈習外文若文舉義夫既聖二
乎直翠齋去食而口以長不且題不西掛而用其
其樓前習以矣齋齋滙世請御或去其賦曹
祖以云編者自賦其領題領題不

